

宋元通鑑

第十冊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2  
9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宋元通鑑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五

起辛卯至癸巳凡三年

仁宗十

皇祐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

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逐末乙丑帝

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女幼閑內則貌類太

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

親視饗膳之節章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

魏國大長公主



010190617357



篤行

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 丙戌宰臣文彥博等進皇祐大亨明堂記 三月庚申宋庠罷

宋以犒設  
兵校為重

時有偽造敕牒者庠第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以劉沆參知政事 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流民相屬吏不加恤乃飾厨傳交賂使客以取名譽自今非犒設兵校其一切禁之 五月乙亥班簡要濟眾方于州縣 六月丁亥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姑免孝標罪戒州郡自今勿復獻作隆儒殿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



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詔以紹堯夏以承舜漢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于天下之聽是用申較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

宜出于臣下之口

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戡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丙子減郴永州桂陽監丁身米錢十萬餘石八月汴河絕流京東淮浙飢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傲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  
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始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為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冬十月庚子，文彥博罷。時張堯佐除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

風聞言事  
之過

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彥博知許州。是時災異迭見，吳奎上言：『今冬令』



二敵此時甚易制可惜無人

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飢饉  
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為患大河橫  
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  
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二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  
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  
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  
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  
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  
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奸謀所破故羣臣  
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

聖主

李師中

只管做詩快憤再無一挽回國是之人矣

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  
必加之罪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奎亦以介  
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歿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朝中士大夫各贈以詩而待制李師中有並遊英  
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由是介直聲聞天  
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夏竦卒竦字子喬  
江州德安人舉賢良方正致位宰相以文學擅名一  
時為郡有治績盜賊不敢竊發然性貪鄙數商販部  
中家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寮屬  
使相猜沮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至是卒賜謚文



謚議  
劉敞

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  
 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奸邪而  
 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以龐籍  
 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叅知政事王堯臣  
 為樞密副使十一月范仲淹上書言古者內置大  
 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  
 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  
 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  
 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  
 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

蠲詔屢下  
有司亦易  
於拊循

孔宗旦  
死節

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  
 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  
 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  
 若守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十二月庚辰新作  
 渾儀 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  
 四年春正月戊午徙范仲淹知潁州 己巳詔諸路  
 貸民種 二月庚子蠲湖州民所貸官米 三月蠲  
 江南路民所貸種數十萬斛 夏四月廣源州蠻儂  
 智高反 五月乙巳朔儂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  
 瑨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歿智



曹觀趙師  
巨死戰

魏瓘

蘇緘

王罕

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  
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  
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潯等八州知封州曹觀知  
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  
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  
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  
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甲子范仲淹卒時仲  
淹自杭徙青州又徙潁州疾甚肩輿至徐州不起年  
六十四遺表無所請上使就問其家贈兵部尚書仲  
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改適長山朱氏因名

朱說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斷齋畫粥刻苦厲志以朱  
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曰我自用朱氏  
錢何預汝事遂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學舍五年  
大通六經之旨尋登第復姓易名平生厲志聖賢之  
學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  
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  
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  
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外和內剛樂善  
汎愛自奉甚儉臨財好施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



自措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頌其名  
字而樂道其事至于以中庸授張載以春秋授孫復  
而啓宋儒道學之原以左傳授狄青而作武人忠義  
之氣此其所關繫者尤大而反爲衆善所揜尚論者  
或未之先也歐陽修初以仲淹事忤宰相呂夷簡坐  
黨人遠貶既而夷簡罷相修始被進擢至是爲仲淹  
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相擢用希文有驩然相得戮  
力平賊之語仲淹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刊去之修曰  
吾亦忤呂相者惟其言公乃取信於後世也希文自  
言平生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乃不使解仇于地下堯

夫固是賢者而其廣狹之不同乃如此 壬申命知  
桂州陳曙率兵討儂智高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言  
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  
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于無  
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  
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  
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亦迂然後可爲耳鎮自  
謂得古法司馬光終有見不以爲是 帝出欵器陳于邇  
英閣諭丁度等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朕欲以中正  
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亦願無傾



御製

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真宗嘗著論，帝遂製後述以賜度等。六月乙亥，以楊旼體量安撫廣南，經制盜賊。庚辰，以余靖爲廣西安撫，命同廣東提刑李樞與陳曙討儂智高。廣東轉運幹轄司發兵援之。丁亥，以狄青爲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

張忠死戰

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樞密副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秋七月丙午，命余靖經制廣南盜賊事。壬戌，儂智高引衆去廣州，廣東兵馬鈐轄張忠邀擊于白田，忠戰沒。智高進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知秦州，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常有敗奏，旣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日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



梁適此語  
補前過

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沔廣南安撫使。庚午。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時儂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有是命。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

李允

為青副。知諫院。李允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儂智

曹觀

鍾斐

觀必得人  
心故斐以  
不倫倫之

高騷動嶺外。聲搖江西。虔州守臣曹觀欲籍民財為戰守備。謀之于處士鍾斐。斐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以安。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摧

范祥



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禁鹽池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

鹽法久任

教化

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控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冬十月、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瑗旣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徃徃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初瑗與孫復同讀書于泰山、及是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程頤游太學、見胡瑗、瑗試諸生、以頤子所好、何學論、頤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



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

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



呂希哲

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願鄰齋，嘗以師禮事之。丙子，太白犯南斗，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番落廣銳軍各五十人，赴廣南行營。丁丑，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十一月壬寅朔，日食。戊午，詔免河西湖南廣南民供軍須者今年秋租十之三。十二月壬申，狄青

勇智

軍法

勒兵賓州，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表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時冬無雪，帝以愆亢責躬，宰相龐籍等請避賢路，帝曰：「朕誠不能感天心，非卿等過也。」己丑大雪。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幼孤，鞠于兄嫂，已嘗為嫂持服，及兄喪，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為

祝紳

篤行



通鑑卷三十五  
言帝曰近世蓋有匿親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五年春正月庚戌白虹貫日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燈丁度卒度字公雅祥符人祖顛罄貲置書至八千卷曰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度生八日目始開少穎悟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積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謚文簡性資純直不事修飾喜論時事帝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爲著龜也有著述丁巳會靈觀火戊午狄青敗儂智高于邕州青旣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

直堪慶賞

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行酒云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飲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歿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歿者百五十七人生

孫節



崑崙之捷

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至曉，座客各未散，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必等于城下，斂尸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歿，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于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罷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

智高未死何謂悉平

此處亦難懸斷

宋儒講道學尚有其偽講樂然耳

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歿，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碁，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二月癸未，狄青復為樞密副使。甲申，赦廣南凡戰歿者，給槥價護送還家。無主者，葬祭之。賊所過郡縣，免其田租一年。死事家，科徭二年。丙戌，詔余靖何必又遣經制廣西，與都監蕭注等追捕智高。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



通鑑卷三十五  
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殷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鍾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即黃鍾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鑄

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乙巳高若訥罷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樞密副使龐籍及臺諫皆論青武人不可長宥府帝不聽甲子詔諫官御史毋挾私以中善良及臣僚言機密事毋得漏洩以孫抃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毋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論青者一

孫抃



吳中復

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拊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拊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拊曰管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

以樂得官何所不至

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噴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乙未詔



河北荐飢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勞來者上其狀不稱職者舉劾之。秋七月乙巳詔荆湖北路民因災傷所貸常平倉米免償。戊午詔太常定謚毋爲溢美。閏月壬申罷籍罷籍姻屬道士趙清貺與堂吏皇甫淵受賂事覺刺配達州道死諫官韓絳論籍陰諷吏杖殺清貺以滅口復按無實言者猶不已罷籍知鄆州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爲相聲名減於治郡時。是月詔定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爲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者乃得爲之。八月以

亦未見平

陳執中梁適並同平章事。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九月乙酉御崇政殿觀新樂是月夏及契丹平。冬十月丙申朔日食丁巳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間利害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二分永爲定式。十一月己巳日長至祀天地于圜丘以三聖並配。十二月詔轉運官毋得進

恤畿民



輔郡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  
羨餘、以曹陳許鄭滑州為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六

起甲午至乙未凡二年

仁宗十一

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大寒民多凍餒歿者有司瘞埋之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豈特樂所召哉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



有佞樂者  
有佞后者  
甚無謂也

伯父堯佐至太師，媼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帝，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溫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為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二月壬戌，孫沔罷，以田況為樞密副使。徙周敦頤宰南昌，邑人皆曰：

執中潦倒

王貽永

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豪民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為恐，又以污善政為耻也。三月己巳，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媼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拜樞使。壬申，賜邊臣攻守圖。庚辰，以太史言日當食，下詔改元，易服避正殿，減常膳。是時帝春秋既高，無子，大理寺檢法官吳及上疏，臣聞

吳及



通鑑卷三十一  
官師相規、工執執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歿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勅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

何罪、陷于刀鋸、因而夭歿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皇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及初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鑊錢法、至歿



通鑑卷二十一  
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志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  
法邪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訕夏四月  
甲午朔日食用牲于社五月壬辰太白晝見秋  
七月丁卯以程戡參知政事戊辰梁適罷適曉暢法  
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策御  
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己巳  
出御史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八月丙午以劉沆同  
平章事初沆爲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沆請對極  
言得失帝下其議于中書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  
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爲之冬十月

梁適不終

馬遵

范師道

壬辰詔士庶家毋得以嘗傭顧之人爲姻違者離之  
丁酉葬温成皇后劉沆充温成皇后園陵監護使  
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等言宰相不當爲贈后典葬  
不報既葬祔廟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爲  
其子瑾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太常博士張述以  
儲位未立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  
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  
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  
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  
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

張述七疏



載疏太畧

吳充

鞠真卿

劉敞

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也述在皇祐中蓋嘗言之前  
 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帝終不以爲罪十一月太  
 常博士吳充太祝鞠真卿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降  
 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陽軍集賢院判馮京言充等  
 不當黜宰相劉沆怒并黜京知濠州上曰京何罪但  
 解其記注知制誥劉敞上疏曰臣昨聞吳充黜官馮  
 京落職將謂其所言過當觸忤聖意及於延和殿奏  
 事面奉宣諭乃知充等舉職京意無他不知中書何  
 故必欲排逐傳之四方反謂陛下不能納諫所損不

小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  
 權增君之過皆爲不忠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  
 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  
 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今者此事未必非  
 致災之由也望陛下留神省察疏上留中是歲大  
 旱胡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  
 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  
 如初及言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  
 如其言

二年春正月丁亥晏殊卒殊字同叔撫州人始年十



通鑑卷之二十六  
宋紀  
五  
四、真宗召試闕下，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真宗愛其不隱，除祕書省正字、歷翰林學士，謹厚自持，以至相位。訃聞，謚元獻。命歐陽修爲撰舊學之碑。二月壬辰，汾州團練推官郭固上車戰法，授衛尉丞。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

郭固

所作，其名云：粵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鉏，使下垂，叩之，弁鬱而不揚，其鏗鐘又長用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三月丙子，改封孔世愿爲衍聖公，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是月，以旱除畿內民逋芻，及去年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外咸言得失，龐籍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



契丹求御容

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為嗣者。蚤決之。羣情既安。則災異可塞矣。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辛亥。定差衙前法。初。太宗享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奸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賠償折耗。役為至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為帝言之。乃視貲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署籍分為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琦又議建并州軍為節鎮。胡宿上言曰。晉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北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

恤役

直諫

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乙卯。出米京城門。減其價以濟流民。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

賈黯



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眾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五月己未，錄繫囚。辛酉，詔中書公事並用祖宗故

事。戊寅，詔戒百官務飭官守。六月戊戌，陳執中罷。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

笞小婢，出外舍歾。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

錄囚，范鎮言陳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

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

和責宰相，而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致誣以禽獸，不為

不可致詰之事。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使之

為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

范鎮

得體

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鎮，以為阿附宰相。鎮不顧力

為辯，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避之。既而趙抃、孫

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罷。執中為

相八年，其所長者，唯四方問遺不及門，人莫敢干以

私。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

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任。帝曰：如

是則富弼、爾素曰：陛下得人矣。至是，彥博與弼同召

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

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

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

直監卷二十六 宋紀 仁宗十一



契丹耶律防

張昇不負所舉

蕭注

契丹廟號

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皆得人矣。以張昇為御史中丞。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是月。余靖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儂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伏誅。時智高已歿于大理。亦函首至京師。秋八月。契丹宗真入秋山。有疾歿。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王

契丹馬保忠

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為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傥。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勛勞。宜序進之。宗真佛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九月戊午。契丹使來告其國主宗真殂。帝遣使祭奠。戊辰。詔試醫官。須引醫經本草以對。合格者官之。冬十月癸丑。下溪州蠻彭仕義入寇。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為刺史五世矣。至是



仕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義嘗殺誓  
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  
置官屬將起爲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  
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義遁入它洞不可得俘  
其孥官軍戰歿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  
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十一月己未行並邊見  
錢和糴法十二月丁亥修六塔河河入中國行太  
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岨東更平地二  
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  
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

議河

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于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  
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不除說者以河隨時  
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  
當至一尺屢有證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  
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  
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  
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嘗奉使河  
北知河決根本上疏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  
下流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



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于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帝不聽、知制誥劉敞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逕、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居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逕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

契丹置博  
士

契丹不能識問、敞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契丹初置五經博士助教、契丹主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者再、親御清涼殿策進士四十四人、復詔設學養士、大頒五經傳疏、至是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七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七 起丙申至己亥凡四年

仁宗十二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人以劉義叟之言為驗明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

大臣忠愛  
卓識定力



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  
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  
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扣宮門上變、彥博不  
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  
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  
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  
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  
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  
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  
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

明足燭奸  
威足定變

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  
當言也、得行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  
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  
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  
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  
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  
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  
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  
北、非正北也、二月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  
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



張載

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初張載因范仲淹勸讀中庸讀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兩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兩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弃異學淳如也三月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沒壬申遣官謝天地宗廟社稷諸祠閏月癸未朔以王堯臣參知政

事程戡爲樞密副使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詔前後殿間日視事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程琳卒琳字天球博野人舉服勤詞學科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前後守魏十年人愛之爲立生祠爲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于財而厚自奉養章獻朝嘗請立劉氏七廟且獻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夏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湖北



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橐不可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徃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鋪斲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是月大雨水注安上門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

諫立儲

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歿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



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四  
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歿。職不可歿。亂兵之下。比乃鎮擇歿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歿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歿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

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歿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



通鑑卷之二十七

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

呂景初

王堯臣

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于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六月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對言闕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秋七月乙酉。命京東西湖北監司分行水災州軍賑飢蠲租。巳丑。出內藏銀絹三十萬賑貸河北。是月彗出紫微垣。八月庚戌朔。日食。癸亥。罷狄青判陳州。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墮馬足不得行。又其家夜

醮焚楮火光徹外。探吏馳報開封。及府使訶其宅。則火熄久矣。明日都下盛傳青家光怪燭天。會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起疑。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為身害者。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青不自安。乞外。乃以使相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是夕彗滅。九月辛卯。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改元。冬十月。以周敦頤為太子中舍判合州。至則民心悅服。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亦不從。部使

通鑑卷之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七



君子不易  
識不苟合  
汙終不失  
為君子

者趙抃惑于譖口、臨之甚威、敦願處之超然也。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十二月壬子、劉沆罷、以曾公亮參知政事。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

私憾出諫

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應天府。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士類論者以此少之。以包拯為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龍圖。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有囚犯法、吏受



賂與約曰、今見尹、汝但號呼自辯、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旣而拯引囚間、囚果分辯不已、吏訶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拯謂吏弄權、杖之於庭、特寬囚罪、不知竟亦爲吏所賣也、

二年春二月壬戌、杜衍卒、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自少舉進士、以至爲相、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謚正獻、癸酉、王德用卒、德用鄭州人、爲時名將、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

計策多所改作、德用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帥真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虜兵軼境、遽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于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初韓億宋祁同召試中選、時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人有空疎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人大不堪、祁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人



俱成大名，德用已卒，億謂祁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礪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三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初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于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惡之，屢下詔書戒敕，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臆臆

正文體

蘇軾

曾鞏

漫陳它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體，澶漫不合程式，悉乞考落，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至是歐陽修知貢舉，疾時文之詭異，且嚴挾書之禁，得蘇軾刑賞論，欲以冠多士疑門下士曾鞏所為，乃寘第二，及拆封，則軾也，凡時所推譽善文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生，候修晨朝，聚謀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禁止，至為祭文投修家，緝其主名，卒不能得，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軋茁之辭始革矣。癸卯，帝御殿親試舉人，及第出身者凡八百七十七人，是科得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

朱光庭



蘇轍

呂大鈞

鞏、乙科得呂大鈞，先是貢士張吳二人，以殿試黜落，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自此殿試士遂免黜落。是月，狄青卒于陳州。青，汾州人，風骨奇偉，少善騎射，里間俠少多從之。旣補戎行，持重有謀，行師當先，所向有功。及爲將，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摧兇克敵，名動殊俗。爲國虎臣，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爲其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夏四月丙寅，幽州地大震，壞城郭，覆壓死者數

萬人。己巳，邕州火，峒蠻儂宗旦入寇。五月己亥，詔舉行磨勘法。秋七月，詔河北諸道總管分遣兵官教閱所部軍，詔陝西河北諸路經畧安撫舉文武官才堪將領者各一人。孫復卒，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復疾時，韓琦言于上，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八月丁卯，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



趙尚寬

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如舊。京西唐鄧間多曠土，入艸莽者十八九，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召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爲膏腴。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遂留再任。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

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晉文成第也，第先面見於禮爲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初，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  
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於是下詔間歲貢  
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  
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  
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  
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 是月契丹太后蕭氏薨  
斤死

三年春二月癸卯契丹使來告其祖母哀遣使祭奠  
夏四月丙辰詔守令或貪恣老昏以弛爲寬以苛  
爲察以增賦歛爲勞以出入刑罰爲能而部使者莫

陳旭

之舉劾自今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倖毋縱有罪以稱  
朕意 吳育卒育字春卿建安人舉禮部第一中甲  
科明敏勁果彊學博辨能自持度其論元昊尤爲先  
見當時不從遂致疲敝中國後乃竟如其議人皆服  
之卒年五十有五謚正肅 六月丙午文彥博以老  
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賈  
昌朝遂代爲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  
第別勅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  
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  
政始不爲正人所與 程顥爲鄆縣主簿初至令以



吏治

年少易之，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決，顥問其人曰：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三十年矣。取錢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吾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吾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歟？不暇，安能殺人？其人

吏治

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顥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顥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張載爲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酌，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况爲樞密使，張昇爲樞密副使，時羣臣皆以建



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旣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晉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第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

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加歐陽修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初包拯知開封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修代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政勵之者修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秋八月己亥朔日食已未王堯臣卒堯臣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第一歷官參知政事在朝多裁抑權倖京師數爲飛語上之左右徃徃讒其短堯臣處之自若而上亦一切不問也至是卒上悼惜之謚文忠是月下溪蠻彭仕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義降先是仕義陳乞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之簡夫度仕義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地五百餘里仕義計窮遂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犂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黠鷲益甚冬十月癸亥除河北坊郭客戶乾食鹽錢十一月癸酉議減冗費己丑置都水監罷三司河渠司十二月己巳詔三司歲上天下稅賦之數三歲一會虧盈以聞閏月丁卯朔詔吏人及伎術官職毋得任知州軍提點刑獄丁巳詔定制科進士遷次之格時間歲舉士登

第者衆驟致顯擢欲稍裁抑之下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人除大理評事僉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鑠廳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施于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帝之世十



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官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

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于社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還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右正言吳及上疏曰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

孫沔不終  
龐籍未可  
輕議

驕縱無節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師非其人爲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衄爲國深耻沔繇此坐廢二月己巳罷摧茶自茶爲官摧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元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旣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



何鬲

王嘉麟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爲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爲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摧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于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

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間，幅負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謹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凡歲



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納錢于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受罪。先時商賈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夏四月癸酉，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詔曰：先王推

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褒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民靈欣戴，曆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德義不顯。頃者推命本始，褒及支庶。每遇南郊，許奏白身一名，充班行。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上采姚姒之舊，略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異其仕進之路，申以土田之錫。俾廟寢有奉，饗祀不輟。庶幾乎春秋三統，厚先代之制矣。蓋從著作左郎何鬲請也。癸未，陳執中卒。執中字昭譽，南昌人，恕之子也。以父任歷官至宰輔。卒年七十，贈太師，命議謚。禮官韓維謂執中追冊張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貴妃位號。此不忠之大者。至其治家益無足言。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乃杜門謝客曰我無私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榮靈。帝改謚曰恭。子世儒與妻婢殺生母。皆弃市。辛卯。詔中外臣庶。居室器用冠服妾媵。有違常制必罰。五月戊戌。詔除猜防大臣條約。先是陳執中爲相。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至是並除之。壬子。遣官經界河北牧地。餘募民種菽。六月丁丑。吳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

路飢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飢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上嘉納之。詔轉運司凡鄰州飢而輒閉糴者。以違制論。胡瑗卒。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少與孫復石介同讀書太山。十年不歸。景祐明道以來。學者知尊師道。唯推三人。而瑗之徒尤盛。卒于杭州。葬于烏程何山之原。秋七月丁未。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知也。當審驗之。先是帝遣使祈嗣于茅山。絳時爲翰林學士。當草祝辭。因言祈嗣顧禱祠何益。女御閉于深宮者衆。宦人養子絕人之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螽斯之福于上也。帝即日出宮人。且裁定宦人養子之令。至是絳復有言。遂并出劉黃二人。田况罷。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閣女御多遷擢。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

裁恩倖

留意。臣敢爲陛下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負。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一二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負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于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邪。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師道又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爲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爲備禦。帝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冬十月癸酉。大禘于太廟。帝將親禘。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知太常禮

濮王

院韓維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十一月庚子。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于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詔天下舉遺逸。時富弼爲相。意河南必以邵雍應詔。值文彥博。以使相判河南府。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遂



黃景

常秩

以福建黃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王拱辰為  
河南留守乃薦雍、頴川薦常秩適弼以憂去位乃以  
雍秩皆除將作監主簿召命下二人皆不起

中田新田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七

幡



